王丽霞：女硕士当『鸭妈』养鸭15年，她和团队培育的肉鸭新品种通过国审认定

一大早，黄陂区甘棠街道的育种鸭场里，养鸭工人开始将鸭舍笼里的一枚枚鸭蛋捡进孵化箱。此时的孵化箱里已经孵了不少鸭蛋，再过半个月，今年第一批乌嘴青脚白羽育种鸭将破壳而出。

这类乌嘴青脚白羽鸭属于“武禽10肉鸭配套系”，是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内首个中小体型肉鸭。

行走在鸭笼之间，身穿养殖服、扎着马尾辫的王丽霞正低头专注地观察鸭群。她来自武汉市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研究所家禽研究室，也是这个新品种鸭的“鸭妈”。

27岁那年，王丽霞毅然接下所里无人踏足的肉鸭新品种育种课题。养鸭15年，王丽霞逐步成长为团队育种技术负责人。新品种推广两年，已创造2.5亿元经济价值。

每一只鸭子都有专属脚号。

王丽霞查看白羽鸭外观。

“狼狈”的第一步

“哗——”一靠近鸭笼，上千只鸭扑腾着翅膀，向角落缩去，躁动不安。

看准笼位号，王丽霞迅速探下身，两手环住鸭身，将鸭翅膀向背后一扭，鸭子就在她手上挺直了脖子，缩了脚，不再动弹。仔细查看鸭脚号，做好记录后，王丽霞又将鸭放回鸭笼。

回想起进入鸭场的第一天，王丽霞摇摇头有些不好意思：“那天，我一只鸭子也没抓到。”

2007年，27岁的王丽霞从华中农业大学硕士毕业后，进入武汉市农科院畜牧兽医研究所。当时，研究所“选育中小体型优质肉鸭”的课题急需育种人才。

在大学期间学猪育种的王丽霞，是科室唯一懂育种的人。

接手这个工作，王丽霞感觉棘手：自己学的是猪育种，对于鸭子完全陌生，加上自己从小在北方少水地区长大，从没见过活鸭。

“我第一天进鸭场时，还一脚踩进了鸭粪坑。”王丽霞回忆，那天，她“咬着牙、跺着脚”，下了很大的决心走进鸭舍继续工作。“学育种的，对养殖场环境早有心理预期。虽然不熟悉鸭的习性，但育种技术是通用的。这都不是困难。”

然而，抓鸭子成了摆在她面前的头号难题。

看到同事们一手抓鸭子、一手给鸭子打疫苗的时候，王丽霞和鸭子之间像两个相斥的磁铁——她一靠近鸭群，鸭子就四散开去。

好不容易抓到一只，鸭子在她手上不断挣扎，根本扎不了针。半天下来，王丽霞浑身羽毛，手臂上还“挂了彩”。

“这比踩到鸭粪更让我挫败。连鸭子都抓不住，还怎么做科研？”王丽霞发了愁。

为了不耽误团队进度，王丽霞请养殖工人来帮忙。她一边在工人辅助下给鸭子打疫苗，一边观察工人抓鸭子的动作。她发现，翅膀是鸭子的“锁”，把翅膀向鸭背后一扭，鸭子就不动弹了。几番练习，王丽霞已经能让鸭子乖乖待在手上。

第一天“抓鸭”到下午5时，疲惫不堪的王丽霞顾不上自己的形象，就地躺在仓库的鸭饲料堆上。

在鸭育种之路上，王丽霞“狼狈”地迈出了第一步。

枯燥中的乐趣

鸭场里，一个低矮的塑料小红凳很显眼，王丽霞指着小凳说：“这就是我们的‘工位’。”15年来，坐在这个小凳上，王丽霞记录了数万只鸭的性能数据。

课题刚开始时，国内没有“中小体型优质肉鸭”培育的先例，但湖北是鸭肉深加工大省，酱卤鸭、酱板鸭产品市场需求旺盛。王丽霞通过走访调研了解到，市场上主流的肉鸭虽体型大、生长快，但不适合做酱鸭产品，小体型鸭风味更好却没有产肉性能良好的稳定品种。

“我们需要培育一种既生长速度快、产肉性能高，又肉质风味好的中小体型肉鸭。”王丽霞介绍，研究团队先后从国内外引进了十多个品种，开始进行杂交育种试验，“摸索着前进。”

“每一次大群性能测定是最重要的事。”王丽霞说，比如雏鸭出雏第一天，团队要在破壳当天记录所有雏鸭体重和系谱，在此基础上跟进每一只鸭子的生长状态。如果推迟一天再称，不科学的数据就影响后续研究。每次大群性能测定时，王丽霞都会推掉一切事务泡在鸭场。

“秤往地上一放，人往凳子上一坐，猫着腰一称就是一整天。”王丽霞说，一天下来，她感觉“腰都不是自己的了”。

有一年，王丽霞早早准备好了记录表格、人员，雏鸭也按预期纷纷破壳，结果一上秤，4台秤全是坏的。她赶紧带着成员跑到周边村子里买新秤，结果加班到晚上10时许，才给近2000只雏鸭戴好脚号、称好重量。作为育种负责人，王丽霞感觉她要承担的现场工作，远比书上教的育种技术流程要多、要复杂，做育种工作更要有耐心、细心。

年年重复着记录、筛选的工作，投入大，耗时长，成果少，她也想过是否要换一个课题。

当“鸭妈”的日子是枯燥的，一次次失败也令人沮丧，但她从中找到了乐趣。

“压力大的时候，鸭子也会给我带来‘安慰’。”王丽霞时常打趣说，“母鸭嘎嘎叫，公鸭叫声嘶哑，声音低沉，所以形容嗓音难听叫‘公鸭嗓’。”

“公交车会议”

育种场坐落在偏远农村，距离研究所有近2小时车程。

研发之初，王丽霞常常和团队一同搭上回研究所的公交车，有时讨论当天的研究情况，有时讨论最近流行的东西，疲惫在车上一扫而光。

2010年前后，结合杂交试验结果和市场需求，王丽霞与团队选中了卖相独特的乌嘴青脚白羽鸭为新品种外形，继续进行稳定品种外观的工作。经过3年试验，团队将杂交后代里白羽鸭的占比从20%提高至80%。

但是随后的多轮试验，后代白羽鸭的比例提升速度很慢，无法达到新品种的要求，投放市场也会影响养殖户的效益。

“总养不干净，这么无休止地选下去怎么行？”从养殖场回研究所的公交车上无人吱声。王丽霞心里清楚，如果再换一种新鸭子培育，前5年的工作就要推倒重来。

“办法不是没有。如果我们大胆一点，只要某个家系后代出现一只非白羽鸭子，就把这个家系里几十只鸭子全都淘汰，说不定就能养干净了。”有团队成员提出这个办法。

仅仅只是为了固定鸭子外观，就要开始大批量淘汰，经费压力可想而知。为了试验成功，王丽霞决定“搏一把”。

每世代育种鸭观察群有2000多只鸭子，但最终核心群鸭只留几百只。第一年，鸭子外貌表型的淘汰量从近400只猛增到超过1000只。但到了第二年，鸭子毛色已经纯净不少。

2014年8月，雏鸭退去身上的灰毛，露出白羽。放眼望去，养鸭场近2000只鸭子几乎看不见杂色，白羽鸭比例已接近百分百。

儿子的骄傲

经过进一步专门化品系选育，2022年，“武禽10肉鸭配套系”通过国审认定，成为武汉市首个获得国家审定的畜禽新品种。消息一出，王丽霞和团队成员跳起来鼓掌，泪水浸湿眼眶。

如今，兼具口感、产肉量、好养殖等优点的“武禽10肉鸭配套系”，已在湖北、河南、浙江、福建、江苏等省份推广，累计推广数量超过1000万只。绝味食品、周黑鸭、小胡鸭等知名品牌正使用这类鸭子试制加工，创产值超过2.5亿元。

“推广初期很头疼，很多养殖户没见过乌嘴青脚白羽的中小体型鸭，不敢养。”推广负责人杨宇说，“后来，我们找到一些大型企业，从1000只开始试养。企业反馈我们的鸭子比公麻鸭养殖利润高，比樱桃谷鸭风味好，养殖量逐渐加大到10000只，如今反倒是我们的供种跟不上巨大的市场需求了。湖北、河南两家企业一度想把鸭子全换成我们的品种。”

目前，王丽霞与团队正在为扩大供种能力、保护种业安全努力。在江夏区金口街道，智能化育种基地正在筹建。未来的新鸭场里，捡蛋、饲料转化率测定、数据收集等过程，将全部由智能化设备完成。

王丽霞也注意到，如今有越来越多团队和新技术加入各类动植物的种业研究工作。她的团队里，有5位专门研究育种的硕士、博士，正深耕现代化育种、分子育种等更先进的育种领域。

王丽霞经常给她的小孩分享她培育的乌嘴青脚白羽鸭。拿着鸭子照片，儿子在学校骄傲地向同学介绍，“这是我妈妈培育的鸭子”。

王丽霞（左）和养殖工人正在检查鸭脚号。 记者何晓刚 摄

记者秦璟 实习生张锦涛 刘可欣
通讯员李清宁 张尉 刘珂